



CHEN ZHAN MIN DUAN PIAN XIAO SHUO XUAN

陈占敏短篇小说选

鲁新登字第3号

山东作家丛书
陈占敏短篇小说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泰安市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125 印张2插页251千字

1993年 5 月第1版 1993年 5 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5329—0972—7

I·883 定价7.90元

序

宋遂良

陈占敏同志是山东近年来脱颖而出的一位青年作家，一个皱着眉头的人道主义者。1990年，在《山东文学》的颁奖会上，我第一次和他相见。他后来回忆说，我握着他的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陈，你的小说为什么总是那样沉重啊？”他当时苦涩地笑了笑。

的确，占敏的小说写得很沉重，深蕴着一种忧患绵绵的悲剧意识。仅看他的一些小说题目（如《死结》，《难死》，《血缘》，《酸果》，《秋色》，《坟》，《大轮回》等），就会使人感到压抑和沉重。农民的苦难和婚姻的悲剧，是他作品里常见的两大主题。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渗透、纠结难辨甚至互为因果的。因为贫穷、愚昧、麻木而导致爱情、婚姻方面的压抑、背谬和惨剧。他对这种苦难的揭示并不止于社会、政治这个层面，而是将它置于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下，探讨人类自身和个体生命过程中无可回避的这类生存悖论，这就使他的小说带有某些现代派的色彩。在交杂着悲愤、反讽的叙述中，充满着维护道德的正义感，和宽大的人道精神。《大轮回》写三个阿Q的子孙们为争得一个为死了人的人家“扫地”的差事而高兴自得，而欲望蠢蠢，而摆架子，而鄙夷他人，全然不知道自身被轻贱、被戏弄的悲惨处境。作者似乎想要由此说明，从人类无法回避死亡这个最终结

局而言，社会生活和个体生命都是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如佛教宣谕的“大轮回”。作者曾说过：“死，成为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生命世界……我的小说中的人物最终差不多都死了，认真检讨起来，这并不是我在重复自己，实在是那个悲剧的阴影笼罩了我的整个思想，心理和肉体，我无法逃脱。”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陈占敏的小说，虽然思想并不一定那么准确定位地外化为艺术。

占敏小说的道德色彩和忧患意识是与他自身的生活体验密切相关的。他的家乡招远是全国第一的黄金产地。他目睹被金钱灌醉了的人欲怎样地泛滥膨胀，无数淘金者为这个集财富、权势、罪恶于一身的黄金而争夺、冲突、算计，胡乱开采砍伐给大自然和生态平衡带来污染和破坏。他对这种争夺、破坏是反感的、厌恶的、悲哀的。在他的笔下，不仅金子是“臭”的，而且连产金的东流河、中流河、西流河（这“三河流域”便是陈占敏倾心描写的属于他的那一块“邮票大的地方”）的河水也都臭了，脏了，干了，那里的人们普遍得了一种“肛门……直流黄水”的脏病。这使我们想起欧洲那些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黄金的类似批判和谴责，对人类欲望野性增长和道德日趋沦丧的忧虑。陈占敏的这类批判和谴责很少是指向某个具体的人的，他悲天悯人地俯瞰芸芸众生，尤对其中的贫困者、正直者和遭遇不幸的人们寄予深情的关注。

占敏是一个善于思考的理性很强的作家。他从不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而总是企图通过某种意象去探求生命的本体意义，以释解人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的负累，唤起他们的觉醒。他的关于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都相当深刻地表现了爱情的失落和情欲的失控造成的两难处境，他企图寻找生命本能和理性规范之间的合理位置，但结局总是充满悲剧意味的。如《死结》、《十五的月亮桔黄色》、《礼仪之邦》、《一等人儿》、《坟》、《圆月》、

《血缘》、《难死》等，都是写一种病态的爱情造成的终生痛苦。《酸果》里憨厚的老两和他的兄弟媳妇相爱（兄弟老三品质恶劣，在生理上也是残废，是他用妹换亲将媳妇娶来），彼此被痛苦饥渴煎熬着。这个故事把道德（乱伦还是爱情）、人性（压抑还是抗争）和社会弊端（换亲、迷信、买卖婚姻）纠缠在一起，三败俱伤地宣告了旧势力的顽强。在这类作品中，占敏总是将矛盾推到很尖锐的程度，从中表现新旧两种思想和力量盘根错节的较量。没有哪一方是净胜者。

由于理性的大量介入，占敏的小说喜欢采用一些比较晦曲的表现方式，以激发读者的参与意识。象征、隐喻、反讽、粗鄙化、原生态、冷幽默，以及时空交错等现代派手法，他都尝试过。《水长流》中的“黄水”病，《日月经天》中的“杏仁”，《蓝印》里的“蓝印”，都是反复出现统领全篇的意象。在《中流河纪事》等作品中，他还运用了某种魔幻的手法。他不愿意让读者一目了然，又力图表现比较复杂和抽象的生活哲理，因此必然排斥偶然、巧合等戏剧性因素，和那种因果鲜明、直奔主题的表现手法，这就给自己选择了一条极需艺术功力的艰难道路，造成了一种最乡土的内容，最现代的形式之间的反差。我觉得这种追求影响了陈占敏小说的可读性。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读他的小说，你必须聚精会神，认真思考，这样就容易累。我希望他在保持自己的理性探索的前提下，写得轻松一些，随意一些。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占敏曾经吁请读者和批评家提醒他不要因为探求艺术的“蜕变而扯下原本鲜活的血肉”，可见他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现在照他的愿望来提醒他了：“注意，你扯下了不应扯下的血肉啦！”鲁迅说过，理性是可以杀死诗的。诗是自由的精灵，小说是故事的天地。有了精灵和故事做翅膀，理性就飞得更自由更高远了。

1993年4月12日

目 录

菜园里	(1)
死结	(19)
海边的日光	(32)
清风	(44)
深深的根	(57)
中流河纪事 (二题)	(70)
难死	(81)
血缘	(95)
一等人儿	(108)
圆月	(124)
酸果	(136)
坟	(147)
痴爱	(160)
秋色	(177)
水长流	(199)
大轮回	(212)
祖宅	(225)
日月经天	(240)
礼仪之邦	(253)
十五的月亮桔黄色	(265)
春种秋收	(278)

蓝印.....	(290)
咸地.....	(303)
后记.....	(316)

山墙上映出的那家烟囱的炊烟影影，而且，耸耸鼻孔，谁家葱花爆锅的香味也闻得到了，但是，他却不能离开这菜园地。

当然，背后的五叔并不是那种厉颜厉色的“掌柜”，看模样他倒有些厚道。要说叫人有点忐忑，有点提防的，也就是那双不大的眼睛，那带点棕黄的眼球里的光会叫人想到“算计”、“苛刻”等等；至于说话的声音呢，也就是拖韵和收腔会让人想到“不好侍候”、“不好将就”什么的。

比如现在这句吧：“细点啊”那“细”字咬得很重，最后的“啊”字拖了一个平腔，突然收住，那就含了一种坚定的不容置疑的意味在里头。

二铁“啊”了一声，回过头去看看，五叔正离开了自己搓弄的那畦，站在了表侄整过的这畦上。由于隔了一段距离，五叔的眼睛又盯在那显然不能满意的垄背上，二铁也就没能看到那双棕黄色眼睛里的光；可是，他的后背，却感觉到了那种目光所烙上的不满和指责。于是，二铁心底的那股怨气便又冒了出来。

他原本就不愿意雇给这五叔的。可他爹不答应。新政策好像特别厚爱五叔这样工于算计的人，而像二铁父子们，虽然是人强马壮，可脑袋里少了个算盘，胸腔里少了个胆子，日子便不那么舒心了。前些年，有队长安排活，你去地里挨时光就行了。到年底按工分算帐。这好比舀油，虽然碗里的不多，但你家里勺子多，舀来的相对来说也就多了点。所以，二铁父子们前些年的日子，虽然也不从容，但也不见得多么不舒心，大家都紧巴，倒显得他们宽裕了些。如今不行了，一切得自己料理，自己划算。各家各户种庄稼，一下子多出了这么多劳动力。没有给安排活的，大队又不办个厂子，二铁父子们便闲在了家里。过去是到年底开支，现在是到年底交钱，名叫“提留”。有章程的跑买卖做生意早把钱攒下了，那几个“提留”只当作多买了几挂大鞭听了响。可二铁父子们不行。老子自己没胆量，也不敢放手让儿子们去干。在家

里闲着实在闲不起的；四个儿子只老大成了家，那三个媳妇用人，家几耳光子往家里抢吗？

二铁这就雇给了五叔。

五叔承包了块菜园，只自己和闺女娜儿干不过来，商议二铁爹，二铁就给雇来了。

二铁那时是坚决不同意的：“我不去！像扛活似的。”

“扛活怕什么？给钱就行。吃饭管饱，一个月净挣四十五块，当工人能挣多少？”老子的帐算得也蛮精明的。

“要种菜自己承包呗，咱村的菜园也包。”

“自己包？你敢干？赔了呢？你能看透行市？”

老子是只敢当伙计不敢当掌柜，儿子就只好出来当伙计了。

虽然是老姑表亲，正月里还自行车上载个红包袱系着的秫簸盒子拜拜年，可现在，却地地道道是掌柜与伙计的关系了。

“你整到头就回去吧，我有点事。”好像是体贴，其实却是定下任务，五叔朝表侄说了声，自己背着手离开菜园，走了。

回头看看五叔倒背着手向村里走去的背影，二铁的手掌使劲朝垄背拍了一下，砸上一个大手掌印，屁股一蹲，腿一伸，坐了下来。

二

二铁他们在长长的春日里种下的黄瓜伸蔓了，这到底给二铁带来了一些快慰。虽然，他并不是这片菜园的主人，可他的汗水变成了黄瓜叶上晶亮的露珠，大葱叶上莹莹的绿光，他还是感到了一种主人的欢欣。这是他劳动的最优厚报酬。而且，跟娜儿一起干活，他有一种过去没有经历过的愉快。

娜儿比二铁小一岁，是个爱笑的姑娘，笑起来格格脆响，还爱直着眼睛看人，常常要把二铁看得满脸通红，心很快地跳。二

铁倒愿意叫娜儿那么直着眼睛看，他觉得，娜儿那双也略微带点棕黄的眼珠里有一种能烧得他浑身发热。热得愉快的火。

二铁两年前就跟娜儿一起干过活。那时候，五叔给娜儿的哥哥盖房子，二铁跟爹来帮工，就跟娜儿一起和泥。春景天，水还有点凉，二铁脱了鞋挽起裤腿跳进泥浆里踩泥和泥。娜儿先是喊着水凉，不让二铁脱鞋，后来，自己也脱了鞋，挽起裤腿，跳进去和二铁一起踩。娜儿的小腿圆滚滚的，很结实，很白，一会儿糊上了泥，靠挽上去的裤腿那儿也变红了。二铁不抬头，不看娜儿的脸，低着头踩泥，目光有时候溜到娜儿的腿上，又赶紧躲开。那时候他觉得，踩泥这活儿真好。

那天晌午，吃过饭，二铁顺着胡同，想到大街上站站，走到一家门口，听见娜儿正跟邻居家不知哪个姑娘在谈论他。

“和你一块儿踩泥的那个是谁呀？”

“俺哥。”

“哥？”

“可不！不是哥是什么？”

“谁也没说是什么呀！嘻嘻……哎，你哥好小伙呢。”

“看中啦？把你说给他吧！”

“滚你的，把你说给他呗！”

“给他就给他呗，就是黑点……”娜儿笑起来，笑得格格的，脆响。

二铁的脸一阵发烧，赶紧走开，走开几步，又倒回头往后走了两步。屋里的笑声停止了，门臼响了一下，娜儿拉开门走出来，一眼看见了二铁，脸上骤地飞起了两朵红云……

现在，那两朵绯红的云又挂在娜儿脸上了。她是刚刚跟二铁说了句笑话，格格地笑了一阵以后，红了脸腮的。

绑黄瓜架这活儿也真好。两人对着脸，隔得很近。娜儿递稻草，二铁绑。低着头的时候，娜儿飘下来的额发几乎要拂着二铁

的脸，二铁慌乱地抬抬头躲过，却又后悔自己的躲避；他想，要是让那绺头发把脸拂一下，会是怎么样的呢？

“绑结实点啊！”五叔招呼了一声。因为是连自己的女儿一起喊着，他的语气便严厉了一些，最后的那个“啊”字的韵也扯得短了些。

两个年轻人没有理会。不知说了句什么，娜儿格格地很脆很响地笑；二铁不出声地笑，露出很白的牙齿来，脸，因为笑，更显得黑红，黑红得发亮。

“绑结实点，听见了没有？”五叔提高了嗓门，似乎带了些火气，扔下手中的活计，走到他们绑过架子的黄瓜畦边，抓住几棵秫秸绑在一起的架子顶，摇了摇，又喊：“绑这么个松劲不行，风一来还不得全仆倒！”

二铁立刻收起了脸上的笑，手上捆绑稻草的动作也停下来。

娜儿也收住了笑声，而脸上的笑容却没有收起，她老远翻了她的爹一眼，说：“要想刮不倒得使大竹竿——竹竿也得倒，还有大风哩！”

“你不用有话对付！干活就像个干活的样，吃吃嘎嘎的不耽误营生？”

这一句，二铁警觉了，他和娜儿的身份毕竟不一样。他带上了一脸尴尬难堪的神色。

娜儿看二铁一眼，回头又顶她爹：“还能连句话不让说？想把人闷死憋死？”

“爱说爱笑回家老老实实坐着说，坐着笑，干活时这个样不行！”掌柜今天也不知到底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手上一用力，竟把两个年轻人扎好的架子扯倒了一片。

“不干了，你以为这是给地主扛活呢！”娜儿把手里的稻草一摔，丢下个真“扛活”的二铁，自己跑了。二铁知道娜儿哭了，但他不能哭，也不能跑。

这是五叔扯倒了黄瓜架十几天以后了。这些日子，五叔的火气总不见消。不知是因为还没有下来卖钱的菜而他却要管着雇来的伙计吃饱饭并且一天天照付工资，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差不多每一天，他都要朝着娜儿呵斥几句，不是嫌干活毛糙，就是嫌走在菜园里脚落得不规矩，在菜畦垄背上留下了不该留的脚印，总之，他是要寻点理由，让碧绿的菜田蒙上一层阴郁的雾气。掌柜这个样，两个年轻人也少了那种欢谑的说笑。只要菜园里有三个人，二铁和娜儿就各人只忙手上的活。菜园里的营生，实在不是年轻人干的。

二铁心里发闷，娜儿也不舒畅。她自然恨她爹，可在二铁面前，又不能不为爹说几句好话。

黄瓜蔓已经伸长了，高的爬上了架子半腰。绿绿的蔓上垂下顶着黄花的小黄瓜来，带着刺，蒙着一层灰白色的茸茸。有蜜蜂在黄瓜叶蔓间飞，嘤嘤地哼着，落到黄瓜花上，透明的翅子抖颤着，拍扇着……

好长时间，两个人都没再说话。娜儿又把脚伸进水流里，把泥脚洗干净，拿出脚来，勾勾脚丫，冷丁看着二铁的大脚问了声：“你穿多少号鞋？”

“四十二号。”

“好大的驴蹄子！”她格格地笑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

娜儿的脸上挂起两朵红云，忽地爬起来，说：“吃黄瓜！”

“什么？”

“尝尝鲜！”说着，已走到黄瓜架跟前寻觅起来。

“你别摘！五叔更得发火了。”

“他爱火就火去！”手里拿上了小黄瓜，又变换了语气。

“爹不能发火的，他不那么抠。”

在水流里把黄瓜洗洗，叭地掰断，咬一口，递过一半来，

“你吃不吃？”

“不吃！”二铁赌气把目光移向远处。

“不吃喂小狗！”说着，把黄瓜头塞进了二铁嘴里，又格格地笑起来。

比大拇指粗不了多少的小黄瓜几口吃完，娜儿连连叫着：“真鲜！真鲜！”

二铁也并没有把塞到嘴里的黄瓜吐出来，他憨憨地笑着，看着娜儿。小黄瓜的清新把他心里的郁闷赶走了不少。他站起来，朝河沿的小井走去。停电，雇来的劳力就代替了电力。

“我帮你挽。”娜儿追上二铁。

“我自己行了，你好好看着流子吧。”

“我有数，二十三水斗一畦子。”

“瞎说吧。”

“一点不差，你挽的时候我数着的。”

二铁和娜儿，以轱辘头为界，面对面站在了井台上。往下放水斗时，两人都把身子往后退，二铁左手按住轱辘头，把水斗嘎啦嘎啦放进井里，往上挽时，一人一只手握住轱辘把，你往身外推，我往怀里挽。娜儿的脸上感觉到二铁嘴里呼出的热气，二铁闻得到娜儿飘飘的头发上散出淡淡的香味。她昨天晚上洗了头，一定的——二铁这样想。

四

鲜菜上市了。鲜嫩的黄瓜，鲜红的西红柿，还有葱嫩得要滴水来的芹菜、芸豆，这些，全都变成了五叔那个小黑皮包里的毛票、硬币，又兑换成了一张张“大团结”的大票。随着新菜的上市，五叔脸上的云彩也少见了些。头茬黄瓜上市的时候，五婶想从大偏篓里拿下几根尝尝鲜，他不让，后来，也让了，常叫娜

儿到傍晚捎几根黄瓜回家，捣了蒜泥拌着吃。

五叔卖菜要赶三个集，三、八中村，一、六古宅，五、十大户。五叔赶集是和娜儿一起去的，他招秤，娜儿收钱。菜园里的活大都落在了二铁身上。干活二铁是不怕的，他有的是力气。他现在已经可以放开饭量吃饭了，他不再怕五婶或者五叔那有数的眼睛。他掌握了一个吃饱饭的办法，吃饭时不抬头，眼睛只盯着饭碗——连娜儿也不看——心里念叨着一句：“我给你干活来的。”这样，他就不再饿肚子了。不饿肚子，他也就不怕干活，不怕天长了。他怕的只是憋闷。偌大的菜园里，连人带影子才两个，他没人说话，也没人笑给他听——他爱听娜儿的笑声，爱看娜儿在碧绿的菜畦中间走来走去，把花手帕沾湿了搭在头上，把裤腿挽上一截，露出圆滚滚的很胖的小腿来。天，在二铁的心目中会变戏法似的：赶集的日子，变得很长很长，太阳就像钉在了天上；而不赶集的日子，又变得很短很短，不知什么时候，太阳就偏西了，就落山了……

“就叫老大帮着赶个集得了。”这天吃饭的时候，五婶说。

这是因为娜儿的姨表哥要结婚，恰逢古宅集日，又非要叫娜儿去给搀媳妇不可。搀媳妇在这一带是很讲究的。新媳妇被自行车载到家门口，两个姊妹迎出来，一边一个把新媳妇搀下自行车，领进家里，两个姊妹就陪着新媳妇坐一天炕。被选上搀媳妇，那是种体面、荣光，不好拒绝的。本来，五叔他们都得去喝喜酒，五叔舍不得耽误一个集，不打算去了。可娜儿的差事是没法推辞的。这几天，五叔就为没人跟他去赶集害了愁。

“老大一天一趟龙口载鱼，那么大利钱，他舍不得丢一天的。”知子莫过父，五叔说。

“嗨，就叫铁哥去得了呗！”娜儿说。不知从什么时候，她把那个“二”字省去了。

五叔没吱声，装作被热饭呛了一下，吭吭地咳嗽起来。

二铁一抬眼，正着见五婶在向娜儿使眼色，赶紧又把眼睛垂下了。这却给五婶的脸上送去了尴尬。

“铁哥算帐比我强多了，保险漏不了！”娜儿不解父母的用意，只顾说自己的。

“园里也不能离了人，一天不浇也不行。”五叔说完，喝了口米汤，就站起来走了。

二铁呼噜呼噜地喝完自己碗里的米汤，也放下了饭碗。

五婶却现出了少有的关切：“再吃点吧，大长天。”

“饱了。”二铁没回头，径直走出门去，走到院门口，又听到屋里娜儿不耐烦的声音：

“怕什么！”听得出，那是在反驳她妈的什么话。

二铁心里闷得慌，就像暑日里的天气一样，热燥燥的，知了叫，蜻蜓飞，塞得满满的，紧紧的……

到了古宅集这天，二铁到底还是被五叔叫上去赶集了。尽管他极力推辞，也拿出了五叔那“园里也离不了人”的理由，到底，他还是服从了五叔。

二铁不是不识秤，可称了几份，五叔就把秤要过去，把小黑皮包交给了他。二铁知道五叔是嫌他秤杆上没功夫。看着五叔称菜，二铁却又捏了一把汗，他怕有人会来给把秤杆子砸断。五叔那左右手配合得太神妙了，看起来好高的秤，其实斤两不足的。五叔的神气也太大了，那双带点棕黄的眼珠射出了那么精明的光，招徕着顾客，玩弄着秤杆，还能匀出来时而瞥二铁一眼，瞥一眼二铁手上的小黑皮包。这又叫二铁好大不自在。他口齿利落地算帐，把“三九二十七，四四一十六”念给五叔听着，又紧紧地捏着那个小黑皮包。他真怕有人来给抢了夺了，让他没法交帐。

好像受刑似的，把这个集赶下来了，二铁觉得，就是叫他在菜园里干一百天，也不去赶这一天集。